

关于历史文献学问题答客问

白 寿 彝

时间：一九八二年七月

地点：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

来客：客丙、客丁

客丙：我们读到您在《史学史研究》上四篇答客问，很有兴趣。在第四篇末尾，看到您好象是不准备再谈了。我们很希望您继续谈下去，多发表几篇答客问。这大半年，自中央提出了整理古籍的号召后，不少人愿意参加这个工作，这跟历史文献学很有关系。您是不是可以再谈谈与历史文献学有关的一些问题。

答：去年六月间，发表了那一篇《谈历史文献学》以后，继续考虑了一些问题。也有一些同志，特别是楚图南同志鼓励我把答客问写下去，不止是四篇、五篇地写下去，而是要四五十篇地写下去。这种鼓励给我增加了不少的力量。尽管新意不多，但提出来跟大家商量，也是应该做的。现在我们就从历史文献学开头，再谈一些有关史学遗产的问题。

客丁：听说有些高等学校要开历史文献学这门课程，但不知要讲些什么。您是不是可以就有关历史文献学总的方面，谈一谈您的意见？

答：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还没有建立起来。从总的方面来讨论，是很需要的。但我也只能谈一点粗浅的意见。我想，历史文献学，或者更正确地说，中国历史文献学，可以包含四个部分。一、理论部分。二、历史的部分。三、分类学的部分。四、应用的部分。这样的分法，未必合适。现在这样分，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。

理论的问题，现在考虑到的，有这样的几个方面：1、历史和历史文献；2、历史学和历史文献学；3、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；4、历史文献的多重性；5、历史文献和有关的学科。

历史，指的是客观的历史，即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身。历史文献，是指关于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。这种区别本来很明白易懂。但历史本身是一去不复返了，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主要是依靠历史文献，因而不少的人把二者混淆起来，甚至有不少有学问的人也认为研究历史文献就是研究历史。我们说，把文献做为历史资料去研究，目的在于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，这才是研究历史。如果把研究兴趣仅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订，那只能说是研究历史文献，而不能说是研究历史。当然，研究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历史是有所帮助的，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。把二者等同起来，既不利于历史研究，也会把历史文献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。弄清楚这一点，是很必要的。

历史文献跟历史有区别，但历史的研究又离不开历史文献。从学科的关系上说，历史学包含的内容比较多。这首先是历史观点。无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，一定的史学工作总是以一定的观点做指导的。在一定的观点指导下，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综合，可以充实原有的观点或改变原有的观点，而得出新的结论。这是史学工作经常经历的过程。史学的著作又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。这种形式包含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著作的结构，一个是文字的表述。我的看法是：关于历史观点、历史资料、史书的

结构和文字表述的研究，都属于史学的范围。历史文献只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而占有重要地位的。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少的，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。

历史文献作为历史资料，还有它的局限性，第一、历史文献资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，考古学的资料和民间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占有相当的地位。解放以来，古文化遗址和历代文物不断有大量的新发现，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补文献的不足。民族地区的历史、社会和民间文学的调查，以及其它各种社会调查，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内容。研究历史，单靠文献资料有时是不够的，要把文献资料、考古学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结合起来才更有用。反过来说，离开了文献资料，单凭考古学资料，对于有文字记载时期的历史来说，也是不够的。我们应该知道，历史文献的不足，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历史文献。第二、文献资料有不少失实的东西。其中，有的是由于史官的有意歪曲，有的是由于记录人的认识不足，有的由于传闻的失误。还有由于多年的传抄、刊刻，文字上的伪误脱衍倒错也不少。象这样的材料，都有待考订以后，才能使用。第三、不少文献资料是脱了线的。尽管资料内容很好，但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考，就不易利用。第四、在文献资料中有一个传统的毛病，就是记载笼统，有时还多失于夸大。比方说，记载中形容社会凋零景象，爱说“十室九空”，这显然是夸张之词，是不应该轻易置信的。所有这些局限，都是需要由历史文献学的工作去解决的。

以上关于这三个问题，我说的只是老生常谈，但还是应该注意的。

客丁：对这些问题，我们确是注意的不够。特别是历史和历史文献的区别，说起来也懂得，但在工作中往往就忽略了。我记得李大钊同志把写的历史和活的历史分开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

答：李大钊同志有一本《史学要论》，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上是一本很重要的书。大钊同志在《史学要论》第一章中就着重谈了这个问题。《史学要论》，是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，是百科小丛书的一种，一向注意的人很少。《李大钊选集》只收了这本书的很少的一部分。前年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出了个单行本，校印的不精，但还是可以介绍给大家看的。

客丁：您说的历史文献的多重性是什么意思？这好象是一种新的提法。

答：多重性这种提法，可能不确切，我们姑且这么说。我说的多重性，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第二，把不同的、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，去伪存真，去粗存精，从而观察规律性的东西。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以外了。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，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。第三，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，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有生命力的东西。我的意思包含两点：历史文献，从内容到形式，有不少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产生着影响，这是一点。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的政治资料以外，还有思想资料、艺术资料、文学资料、科技资料等等。在这些资料中，也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现在还可以学习的东西。这是又一点。对于历史文献学的专业工作者来说，考订文献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。但思想活跃一些、视野开阔一些、联系的方面多一些，对一个文献工作者来说，可能是有更多好处的。

客丙：现在是不是可以谈历史文献和其他学科的关系？

答：历史文献本身有各种不同的门类，也就需要分别地跟相应的学科发生联系。比如：《汜胜之书》、《齐民要术》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农学知识。石汉声同志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做得不错。《算经十书》的整理，需要丰富的数学知识。钱宝琮

同志就整理得好。其他如《梦溪笔谈》、《天工开物》等书的整理，更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工艺知识。历史文献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种学科，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较多的学科。

我在《^史学史研究》1981年第二期里的那篇文章里说：“历史文献学还包含有古汉语、古民族语文、甲骨文字、金石文字、年代学、历史地理学等等。”这句话有毛病。这些学科都有它们的独立性或相对独立性。它们是历史文献学所要联系的学科，不能说它们是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。究竟哪些学科跟历史文献学的关系最密切，这要看具体情况。一般地说，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跟历史文献学的关系是最密切。它们一个是讲时间，一个是讲空间，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不能离开的。当然，研究中国文献，要精通古汉语，还要精通近代汉语，研究兄弟民族历史文献，要学习有关的民族语文。

客丁：现在换一个问题谈谈吧。历史文献学有历史的部分，这是不是跟史学史差不多呢？

答：象很多事物有自己的发展史一样，历史文献也有自己的发展史。一般的看法，好象历史文献都是很死板的东西，只有这一文献跟那一文献的不同、这一时期的文献跟那一时期的不同，而谈不到有什么发展史。这种看法只是看到文献是一个一个的存在，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文献自出世以后所经历的长时期的变化。每一历史文献不能脱离它的时代，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。每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受前一时期的影响，也不能不影响后一时期的历史文献。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来看，它们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，每一历史文献都是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个体。对历史文献也必须历史地看，要从各方面的联系中看它，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，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。从有历史文献的那一天起，如甲骨文记载的，就只有统治者的具体活动和思想意识。此后，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。《尚书》、《雅·颂》、《周

易》以及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等都是官书。《春秋》可说是私人著作的创始，而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也是根据官方材料写成书的。战国时期，私人著述的风气渐盛。这些著作，就一个学派内部说，往往是带有经典性的文献，但在我们今天来看，也顶多不过是学术性的文献。如从数量上说，战国时期传留下来的一些私人著作，较之当时的官府载籍恐怕是少得可怜。经秦火和项羽烧秦宫室之后，各国载籍多荡然无存，在《史记》里只是略存其踪迹。两汉时期，官家文书记载和档案制度逐渐具备，私人著述的史文辞赋和各种技艺书也多起来。此后，社会生产力有了进步，政权组织扩大了，文化水平提高了，造纸术发展了，印刷术也发展了，公私载籍越来越多了。大体说来，官家载籍在任何时期都是大量的，但能得到妥善的保管而流传下来的总是比较少的，也可以说是非常少的。私家载籍，在数量上，在任何时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。但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后，能流传下来的，显然是越来越多了。目前，有人估计现存我国古籍有若干万种，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书。但如就北京、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档案来说，那数量就不知比现存古籍多了多少倍。记载经验本身的长期积累，也可以促进公私文献的发展，但陈旧的积习也会顽固地阻碍文献工作的进步。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发展史，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，研究官私文献之不同的特点及其在发展进程中经历的异同，这有助于对它们的认识，并可以从而考虑如何改善对它们的管理和传播，如何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，使之为各种有关的建设事业服务，这都是历史文献学的任务。

章学诚对古籍提出了“记注”和“撰述”的区别。他在《文史通义·书教下》有一段话说：

易曰著之德圆而神，卦之德方以智。间尝窃取其义，以概古今之载籍。撰述，欲其圆而神；记注，欲其方以智也。夫智以藏往，神以知来。记注欲往事之不忘，撰述欲来者之兴起，故记注藏往，

似智；而撰述知来，拟神也。藏往，欲其赅备无遗，故体有一定，而其德为方。知来，欲其决择去取，故例不拘常，而其德为圆。周官三百六十，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。然诸史皆掌记注，而未尝有撰述之官。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，必待其人而后行。非圣哲神明，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，不足以与此。此《尚书》之所以无定法也。

这段话不大好懂。大概的思意是，他借用《周易》上的话，把载籍分为二类，并说明其特点。一类是记注，粗浅地说，就是史事的记录。记注的目的是要人们不要把过去的事情忘掉。它的要求是要详细地、没有遗漏地记述史事，它的体例有一定的规格。另一类是撰述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著作。著作要展望未来事情，对于它所涉及到的史事，有所选择去舍，在体例上没有一定的规格。记注，是有专职的官来执掌，而撰述并没有设官。章学诚认为，撰述是传世行远之业，不是一般的史官所能做到的，一定有适当的人才能办到。他认为《尚书》无定法，是符合于他所谓撰述的。他认为《尚书》的编定，如果不是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的人是做不到的。章学诚的这些议论，如对于《尚书》的看法，不一定就对。但关于记注和撰述的提法，我们也是可以借来说明历史文献方面的问题的。关于历史的记注，这是历史文献的一大类。大量的官书，和一些私人的历史记载，都属于这一类。这一类的文献，无论它是否可靠，目的都在于反映社会情况。那些有意于作伪的人，也不过是要反映伪造的社会情况。在记注，如现存的历史档案中，包含了一些可贵的原始的资料，但有不少弄虚作假的东西。这类文献，总的说来，是没有加过工的资料，其可贵的地方在此，价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。撰述是要知来，对于史料的运用，不是讲完备，而是有取有舍，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思想 和 表述 的组织，这都是对史料加工提高以后的成果。这一类的文献，其中有时未免失真。但一般地说，对于读者可能有更多的帮助。它

们虽非原始的东西，但往往可能比较集中表述了历史的真象。从思想资料、艺术资料、文学资料以及其它学术方面的资料来看，这类文献提供的比较多一些。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认为，只有原始资料才是更宝贵的，他们在发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时，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，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。这是带有片面性的。我们研究历史文献，也要把这两类文献加以区别，分别观察它们的发展史、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史。当然，这种分类也不是绝对的，要看以哪一类的性质为主。班固的《汉书》是撰述，但带有很浓厚的记注性质。历代官修的史书，多属于记注性质，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。这是要具体分析。

历史文献的发展史，还可以从好几方面来说。这里有历史记录条件在完备程度上的发展，有书写工具的发展，保管和传播的发展，著录和考订的发展。还有历史文献学本身也有它的发展史。

历史记录条件完备程度，指的是：时间、地点、人物活动等。在甲骨文里，有好多地方的记载是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的。在时间的记载上，有的只记了日，而没有记年月。有的记了年、月、日，而是在记载的开头记日，在末尾记月，紧接着再记年。例如，《殷虚书契》前编卷三有这样的写法：“癸未，王卜……。四月，隹王二祀”。又如在金文里，如《大盂鼎》在开端写“隹九月，王在宗周令盂”，而在结尾写“隹王廿又三祀”。

《小盂鼎》在开端写“隹八月既望，辰在甲申”，而在结尾写“隹王廿又五祀”。这是先写月，写日，最后写年。还有一种写法，是一开头就写出年月日来。如《颂鼎》“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，王在周康邵宫”。最后这种写法逐渐成了历史文献中一个固定通用的形式。后来皇帝有了年号，又要用年号去记时间。近代中外关系频繁以后，既要用中国的历法，又要写上西历。共和国成立后，西历就成了我们记年的形式。此外，在

文献上有标题，在公私文书上有事由的摘要，这也属于记载条件的范围。记载条件具备的程度，也反映了历史文献的发展水平。

书写工具，最初是用金属工具刻在兽骨、龟甲上，后来雕镂在金石上，再后是写在竹木简上、写在帛上。有了纸，书写才有了很多的方便。文献的保管，最初都在官府。后来有了私人的收藏。又后来，有了私人藏书家的出现。但官府所藏，一直是数量最大的。近代才有公家的收藏。如：学校的图书馆、地方的图书馆以及社会集团的图书馆，这既不是官家的，也不是私人的。保管的方法，也长期地积累了不少的经验。文献的传播，最初只是极少量的传抄，还有靠口头流传的。造纸术发明了，传抄有了便利。印刷术出现了，传播有了更大的便利。活字版、印刷机、影印术的出现，为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。文献的著录是关于文献的登记和说明，为使用文献的人提供检索的方便。文献的考订是对某种文献进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证。我们平常所说的考据学，实际上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，而是附属于各个学科之内的。对文献的考订，就是历史文献学内的考据学。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进行研究，都有它们丰富的历史内容。至于历史文献学本身，过去的前辈们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，也有不少的贡献。但有意识地把它树立起来，成立一门学科，这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任务。我们应该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，加以提高。

客丁：您说的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，看来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。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跟史学史有什么区别，您还没有说出来，您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谈一谈呢？

答：史学史的对象包括历史观点、历史文献学、历史编著的研究和历史文学，而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，只讲历史文献本身的历史。史学史的目的在探索史学在历代的成就及其发展规律，主要是以历代有突出成就的史书或史论为时代的标志。

历史文献学所关心的，如书写工具的发展、保管和传播的发展、著录和考订的发展等，在史学史里并不占有什么地位。反之，史学史所重视的时代的代表作，从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来看，倒也不一定显得多么重要，最多也不过是一些较好的文献而已。总之，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，跟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的对象和目的都不一样。史学史虽包括历史文献学，但指的是历史文献学的历史、历史文献学与史学的其他部门的关系史，而不是历史文献的本身。历史文献学跟史学史有密切的联系，但并不是一样的东西。区别两种类似或接近的学科，往往不容易谈清楚。不知我对你们所要我作出的区别，说清楚没有。

在工作中，还碰到有些同志问到“史学概论”同历史文献学的关系。我想在这里，也顺便谈一谈。史学概论也是一个有待建立的学科，究竟要讲些什么，还有待于研究。顾名思义，史学概论应该论及古今中外的史学，为有志于史学的青年提供一个入门的阶梯。按目前我国史学界的现状，能先就中国史学来概论一番，也就不错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史学概论应说到历史和历史学的含义、史学的某些重要方面、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，而应比较详细地有重点地论述一下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。对于历史文献学，不可能占很多的篇幅，但也要说出一个大概的情况。对历史文献学的内容及方法，也要说一说，要明确历史文献学在史学中的应有地位。我想，史学概论跟历史文献学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，用不着多说了。

客丙：您说的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部分，是否就是目录学？

答：某些学科对研究对象的分类，是一项很重要的科学工作。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也是图书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文献的分类也应该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工作。文献分类，应该有理论上的原则，有具体的处理方法，问题还相当复杂，所

以应该有一门讲文献分类的学问，不妨姑且名之曰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。旧日所谓目录学，跟这种分类学似不相同。目录学也讲分类，但目是书目，录是解题，一般是就书论书，提高到有系统有理论的“学”的程度的，似没有多少。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，这跟一般对目录学的要求是不同的。自《七略》以下，以至章学诚所说“考镜源流，辨章学术”，都可以说是属于分类学的范围，但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。关于分类学这个问题，希望大家多研究研究，我还说不出来多少意见。

客丁：目录学跟文献学的分类学不同，当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。如果从历史文献学之应用的方面考虑，一般所谓目录学的用处是不是显著些？

答：我去年发表的谈历史文献学那篇文章说到，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、辑佚学和辨伪学等。这都是从应用的方面说的。现在我们谈论的关于历史文献学的问题，比那时考虑的要多些。那篇文章所提到的目录学等等，都已经做了一些说明，现在不再重复了。

以上我所提的四个方面的问题，不一定都对。特别是对第三、第四个方面，我还说不出来多少东西，我是提出来跟同志们共同研究的。如果这些问题值得研究，并通过研究取得成果，对历史文献学的建立，可能多少有点用处。当然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，也很艰巨，但是也很有意义。

客丙：您看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工作，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
答：我看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有两个：一个是展开学术性的讨论。又一个是要培养人。比如说我们集合一些同志，办一个历史文献讲习班，招收几十个学员。经过几年的培养，是不是就会培养一点人材。这件事，也容易也不容易，但是应该努力。

客丙、客丁：我们很希望有这样一个讲习班的出现。我们

也愿意当这个学习班的第一批学生。

答：哪里！还要请你们当教师呢。

客丁：今天就谈到这里吧。您这几天一连拔了六颗牙，还给我们讲了这么多，谢谢您！

答：还是谢谢你们吧。你们要是不提出问题，我也想起来很多。

客丙、客丁：谢谢。再见！

1982.7.8

(马福月笔录)

汉字的字数

从古到今，汉字的字数在不断增加。据统计，《四书》（即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）中总共只用了4466个汉字。西汉末年，杨雄著《训纂编》收字只有2040个。东汉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收字9353个，加上异体字共有10516字。南朝顾野王编《玉篇》收字16917个。唐王仁昫《刊谬补缺切韵》收字约18000个。宋陈彭年等编《广韵》收字26194个。宋丁度等编《集韵》，收53525字。明梅膺祚编著《字汇》，收字33179个。清初张玉书等编《康熙字典》收字47035个。1916年出版的《中华大字典》（欧阳溥存、徐元浩等编）共收字48200个。正在编辑中的《汉语大字典》（徐中舒主编）收字将超过60000个。

方 进